

□孙葆元

《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》是一切《聊斋志异》版本的母版，1975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，极珍贵。当时我辗转托人购得一套，出版说明有一段话指明这部书的来龙去脉：“《聊斋志异》的版本很多，在有刻本之前，还有不少抄本流传。新中国成立后发现了作者的半部手稿定稿本，一九五五年文学古籍刊行社曾影印出版。据记载，济南朱氏曾据原稿抄录过一个本子，可是后来亡佚了。历城张希杰的《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》就是据济南朱氏的抄本重抄的。它既然源出手稿本，就反映了作者写作过程中的某些情况……现在我们把它影印出版。”

那么，济南朱氏是谁？历城张希杰的铸雪斋在哪里？蒲松龄的手本是如何流入这几家之手的？这是找到《聊斋志异》传播途径发端的关键。可是，多年搜寻，始终没有找到济南朱家和张希杰的历史踪影。这两个人十分重要，是把《聊斋志异》推向世界的推手。近读袁世硕先生的著作《蒲松龄与〈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〉》，先生早在1980年就破解了这个历史之谜。今天重拾这个话题，是说《聊斋志异》诞生于淄川蒲家庄，它的出发地却是济南。

清康熙五十四年(1715)，蒲松龄逝世于故乡蒲家庄，为世界留下《聊斋志异》这部伟大的作品。蒲松龄生前挚友众多，其中一位是济南人朱缃。朱缃卒于康熙四十年，王士禛为他作墓志铭说：“得年仅三十有八。”蒲松龄生于明末崇祯十三年，长朱缃二十九岁，他们其实属于忘年交。朱缃家族是济南望族，朱缃生有五子，“济南朱氏”就在这五子之中。当蒲松龄的孙子蒲立德携先祖手稿来到济南寻求刊行的时候，找的就是朱氏传人。他在《书聊斋志异济南朱刻卷后》中说：“右《志异》为卷若干，为篇若干，先大父柳泉公所著，朱君佐臣、佑存两世叔编次，以谋梓行者也。昔，我大父柳泉公文行著天下，而契交无人焉，独与济南朱橡村先生交最契。先生以诗名于世，公心赏之。公所著书才脱稿，而先生亦索取抄录不倦，盖有世所不知而先生独相赏者，后之人莫得而传也。洎公与先生俱谢世，先生嗣君佐臣、佑存皆能世其家学；而我先人相继沦亡，余小子德抱守故业，多病无成，阐扬无自，然窃谓《志异》一书必传而未必传，非但后人之咎，抑亦我公平生知己之少也。而两世叔深嗜笃好，缮写成编，且将授梓而刊行焉。”这就再清楚不过地表明“济南朱氏”是朱佐臣、朱佑存二人，也表明《聊斋志异》最初刊行于济南。朱家有一座亭子叫殿春亭，朱家的这个抄本就叫“殿春亭抄本”，可惜在流传中亡佚了。

铸雪斋主人是济南人张希杰。《历城县志》记录了他的行迹：“《铸雪斋集》十五卷又附八卷，张希杰撰。”循着这一条线索再查《铸雪斋集》，查到他自撰的年谱，于是我们知道他的原籍是浙江萧山，他的父亲张士凤是一位绍兴师爷，不知什么机缘来到济南为人做幕僚，定居下来。康熙二十八年，张希杰出生于济南，字汉张，号东山，别号练塘，于是我们看到《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》中钤着两枚印鉴，一枚是“张希杰印”，另一枚是“汉张”，这样就找到了铸雪斋的源头。进一步搜寻，我们发现铸雪斋就在今济南市历下区后宰门街。张希杰在自撰年谱中说，乾隆十六年后宰门街发生一起大火灾，他丢失了全部印章，说明他的家焚毁

于火中。

无家的张希杰寄宿哪里？他的一首《索朱彝存秋海棠》诗再次露出行迹：“今年秋事太阑珊，篱菊离披花信残。欲借海棠点秋景，莫教辜负客窗寒。”十分明了地道出“离披”的遭遇以及寄人篱下的“客窗”之苦，诗题点明朱家，说明他寄居在这里做了一名宾馆先生。看似一场偶然的聚首，却使他有幸接触到朱家的《殿春亭抄本聊斋志异》。张希杰为什么要重抄殿春亭抄本？他的本意我们已经无从知道，事实是殿春亭抄本没有流传下来，张希杰的铸雪斋抄本完好无损地传给了后世子孙，为祖国文化保留了一份珍贵的遗产，居功至伟。

张希杰是个什么样的人物？历史从不为芸芸众生作传。他的足迹当年在市井，如今在浩瀚的文字中，他留下的《铸雪斋集》中有两篇朋友题写的序跋，其中胶州人法坤厚的序说：“予友张子练塘，少负异才，乃蹉跎五十余年，生平知交悉腾达已去，而练塘屡蹶场屋，以诸生老。”原来，张希杰也像蒲松龄一样，是一个屡试不第之人，空怀一腔壮志、满腹诗书，被仕途拒绝，只能做一个有文化却难施展抱负的市井先生。他与蒲公心心相印、命运与共，这部手稿能给他慰藉，大概是他不遗余力为之眷抄的动力。他的自撰年谱更进一步记录了其平生足迹，青年时代曾就学于名师，却屡挫于考场，为了生计外出坐馆十余年，就是法坤厚所说的，眼看着身边好友纷纷中举离去，独自留下他抱憾终生，他的心中有挥之不去的块垒。雍正七年，四十一岁的他应聘赴淄川阅童生卷，开始了师爷生涯，紧接着被兗州知府聘去做书吏，继而又被安徽巡抚赵国麟召去，派往绩溪、休宁两县襄理公务。赵国麟是他的恩师，深知他的才学，算是为爱徒谋得一个生路。再后来他又被人推荐到福建做幕宾。他晋身仕途的火苗一直在心底燃烧，在一个科考之年，辞去现职返回济南应试，又一次被榜棚街那道金光闪闪的墙挡住去路。无奈的他重返福建，却因生性狷狂，被婉拒于求职的门外。此时张希杰已经无路可走，绝望地回归家乡济南。仕路走不通，他也曾想改走商路，便策划着去淄博开煤窑，怎奈他书生气太重，经营也就是纸上谈兵。他卧在自己的铸雪斋里穷困潦倒，五十八岁那年，想想自己飘零半生，不禁写道：“朱门豪门两不收，牛衣长卧实堪羞。朝廷若挂穷民榜，定把张郎做状头。”何其心酸，何其无奈！直到那场大火毁了他的铸雪斋，他从此便寄居朱家。

张希杰的经历一下子使人想起蒲松龄，他青年不第，除了坐馆，还曾受朋友孙蕙之邀赴江南宝应县做幕僚——也是江南。康熙二十一年，不甘屈于幕僚之位的蒲松龄回济南应试，踌躇满志，也是在榜棚街的金榜前铩羽而归。一前一后，是巧合吗？这样的际遇让张希杰和蒲公心心相印，淄川那座聊斋、济南这座铸雪斋的命运注定连在了一起。就连收留张希杰栖身的朱氏兄弟也是饱读诗书而不第之人，就是这样一群文化人倾心助力完成了一部伟大著作的问世之举。《聊斋志异》诞生于淄川，起航于济南，走向世界。这应该是铸雪斋抄本出现的一个由衷的动机。我想，还应该有第二个动机。蒲公完成《聊斋志异》文稿，传抄者有之，讹传者有之，最后只有半部手稿留于世间，铸雪斋抄本可能重新做了梳理、归纳或者校订。无论怎样，它是现在所有《聊斋志异》版本的母本。



□王川

【性情文本】

鸟鸣

从一个边缘县城的温泉别墅走出来，在途经的一片树丛中忽然听到了众鸟的合唱。

在黄昏与夜色之间，春天的树冠被阴影遮盖，浓密的叶子更是遮住了所有鸟儿的身影。“宿鸟归飞急。”谁都没来得及看到天空中那些密密麻麻翱翔的身影，它们已经迫不及待地栖息于纷繁交错的枝叶之间了。它们隐藏起身躯，似乎躲避进了树冠的最深处，而将急切或悠闲的鸣啭投射到清冷的空气中。我看不到它们群体中哪怕一员的存在，看不到它们的姿态与表情，而那些嘈杂、尖利、短促、相互纠缠的鸣叫，仿佛是每一片树叶发出的，声音的数量巨大而琐碎、短促而脆弱，像一堆旧时代的银箔或发黑的硬币在相互摩擦、触碰——似乎声音在发光。

这是一群同类的鸟，发出的声音也雷同，但它们和鸣的交响却是如此盛大，以至于使人们联想到春天的五彩缤纷。即使在夜晚单调的光线和气温中，它们编织的音符也具有色彩与温度的生动变化和起伏，“漂移，散逸，浑融”，让我感受到某位思想家所说的“悦”，回想起所有经历过的类似的傍晚，在对时间的追溯和对空间的辨识中，对头顶上端这群微小的异类充满感激和敬意，并一再追思它们早已消失在远方的无数个家族——它们有不曾相识的亲戚——是否负责在所有的春天里与人类相伴？

这是我一厢情愿。我知道，它们只为自己而存在。它们并不知道人类是什么、在做什么，是在花团锦簇的园林中漫步，还是在战火纷飞的大街上狂奔；是在享受着恋爱的幸福，还是在忍受着分离的痛楚；是在酒足饭饱后安睡，还是在忍饥挨饿里无眠；是在甜蜜地向往，还是在绝望地啜泣；是在慢慢地觉知，还是在渐渐地麻木；是在一点点盛开，还是在一丝丝枯萎；是在抱团取暖，还是在彼此戕害；是在欢歌，还是在沉默；是在生，还是在死……

鸟儿们不知道这些，甚至不知道人类距离它们如此之近。令人困惑的是，它们的天地是如此广阔无际，为何还要选择靠近危险，在人类的城市里栖居？如果它们也具备人类过于聪明的大脑，也许早就找到了它们的伊甸园（它们并未遭遇人类被驱逐的命运——我想，即使它们啄食了苹果也不会），而永远避开了在某一个年代对它们灭绝式的追赶与屠戮——好在它们并不是那些鸟儿的后代，它们没有继承被迫害的集体潜意识，它们依然乐于栖落在人类耕种的植物上、兴建的园林里、搭起的屋檐下。它们真是很矛盾的一群：既要躲避，又在接近；既要隐藏，又在暴露；既在撤退，又想占据。

它们哪里懂得，在这些充满矛盾的表现中，人类却从中获得了一双更为灵敏的眼睛与耳朵，或创造着音乐与绘画，或制造着霰弹与猎枪。甚至可以说，美景或废墟同样源自一群鸟的盘飞与栖落。人类是唯一能创造仿生学的生物，他们更善于毁灭，因为毁灭不费吹灰之力。在这一点上，人类最像亚马逊的蝴蝶，轻轻扇动翅膀，就能造成远处的风暴和灾难——人类拥有一双无形的翅膀。

我不知道头顶的这群鸟具备不具备此类能力。它们的翅膀应该比蝴蝶更有力——这真是一种可怕的联想，我一边聆听着美妙的、聒噪的鸟鸣，一边为自己的阴暗心理深感愧疚。倒不如想一想鸟儿的觉知造成的集体逃离会留给人类一个枯燥、单调的世界更为合理。难道我不是个矛盾体吗？只是对鸟儿来说没有任何意义。我没有翅膀，只有瘦弱的、不能用以飞翔的双臂；我能发出更为复杂的声音，却总不能被同类所理解。我的双臂多是用来服务自己并为别人制造麻烦的，而我的嘴巴多是用来养活自己并为自保制造沉默的。因为没有翅膀，我失去了自由；因为有了嘴巴，我克服了思想。我与鸟儿们该有多大的不同啊！

但我能欣赏它们。我和它们在异乡相遇，却分辨不出它们有任何乡音。因此，我怀疑它们是永生的鸟儿，在不同的地点不断地出现在我的岁月里，它们跟随我或等待我，只是为了鼓励我，并一再让我相信这个世界还有许多美妙之处。不然，怎么理解它们迎迓我的步履靠近时骤然而发的集体和鸣呢？它们大概最早是从《诗经》里飞出来的一群吧？它们在一册册打开的书页里飞进飞出，从每个朝代的时空里飞过来，飞进我的现世，再伴随我的来生。它们知道我不信任任何夜晚，在意识的混沌与逐渐丧失中，我会丢失自己，因此借一团绽放的树冠，与一轮新升的明月一起，等候我的到来，并给予我善意的提醒：看看吧，世界还以原来的面目存在，一如你在白昼看到的一般。而在白天，它们无须如此，它们了解我的清醒——在生存的泥淖里费力挣扎，绝不会轻易放弃。那时候，它们肆意地去寻觅更为美妙的天地了，了无牵挂。

可是，我并不经常与它们相遇。它们也并不经常伴随我的脚步抵达任何地方。我们只是偶然的邂逅。我们仍是彼此分离的存在。只是我会在每一个艰难的时刻想起它们，并深刻意识到寻找它们的意义。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：孔昕 美编：陈明丽

【文化杂谈】

济南是《聊斋志异》的出发地